

為反梁不擇手段 用政治污染香港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連日來就行政長官女兒的機場行李事件大做文章，其實，不就是一個小女生一時大意，把行李遺留在禁區外了，有關人員幫忙把她的行李送過去而已。旅客在遺留行李後，由機場人員代為送至禁區，類似事件並不鮮見，況且，事件中遺漏的行李，已按足程序進行了安檢，何來安全隱患呢？但因為要抹黑政治對手，一件本來無足輕重的生活瑣事，便被誇大為「濫用特權」，製造「機場保安危機」。若這種說法站得住腳，那在安檢時被發現行李包內遺留了火機的人是否要當成恐怖分子？頭等艙乘客的優先特權豈不是要統統廢除？製造這種言論的人不妨捫心自問，誰家沒有子女，誰沒遇過一時之急，若因這點正常不過的小事而羅織罪名，陷人於不義，你們的良心過得去嗎？

令人震驚的是，這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不但連續炒作多日，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更在機場入境大堂發起所謂的「靜坐行動」，抗議特首梁振英濫用特權，這可說是對香港政治現實的大笑話。老實說，如果堂堂一個香港特首，要為這種正常不過的小事使用特權，那說明他根本沒有特權。可見該事件的重心並非濫用特權，而是欲加之罪。

欲加之罪 黨同伐異

上撲去。很明顯，反對派並非真的關心機場保安，並非要反對特權，而是借此事件抹黑梁振英，只要梁振英不肯下馬受綁，就算今天沒有「機場行李事件」，明天也會有其他事件出現，黨同伐異，這是反對派的一貫做法。

損害香港聲譽 破壞香港安穩

其實，反對派抹黑梁振英的方法向來五花八門，他做事，就說他野心太大；小心謹慎，就說他沒有作為；取消「雙非」孕婦名額，就說他沒有人性；制定「限奶粉令」，可以說他破壞兩地商貿。如今又為一件芝麻綠豆的小事出動過千人靜坐，難怪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激進所為感到倒胃口。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強調，不同意將無中生有的問題政治化，也不會參與「靜坐行動」，憂慮「靜坐」可能會影響到外國遊客對香港的觀感，甚至醞釀成「佔領」等更嚴重的情況。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張樞宏坦言，「靜坐」行動選在入境大堂，可能會對剛剛抵港的外國旅客造成負面的觀感，損害香港的聲譽。他更憂慮行動可能會失控，最終演變成「佔領機場」。張樞宏說：「其實業內人士都很明白，根本沒有所謂的安全問題，香港機場的安檢工作是非常非常嚴格的。將事件政治化，最後只會累及機場未來的發展，以及機場工作人員的生計。」

儘管反對派把「機場行李事件」炒得沸沸揚揚，

但茶杯始終翻不起軒然大波，反而令不少市民對這種整人行為十分反感，若長此以往，他們所傷害的不只是梁振英一人，而是希望安居樂業的700萬香港居民。可以想像，若每一任行政長官，都被這群張開血盆大口的「政治餓狼」窮追猛打，那香港的管治如何正常運作，香港的未來又如何會令人感到樂觀呢？我們反對一切反中亂港的行為，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行政主導的原則，並非在雞蛋和城牆間的選擇，而是要維護香港的社會秩序，讓700萬善良百姓有一個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

不容亂港行為蔓延擴散

我們必須明白，反對派不擇手段地抹黑和攻擊梁振英，這不是單純的政治分歧，而是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只要香港管治權不易手，反對派和西方國家的代理人仍會沒完沒了地搞下去，「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所有熱愛香港的市民，尤其是建制派的愛國人士，不應再容忍這種顛倒黑白、搞亂香港的行為蔓延下去，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就沒有一切，別說我們最珍貴的自由民主，就算是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難維持。誰要搞亂香港，誰就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梁立人

別因冒進政策讓漁農苦無立錐之地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相信不少讀者朋友看過一些宣傳品，以「熊無立冰之地」警示世人如果再不關注環保問題，北極熊將無法立足。社會近幾十年來不斷討論由於城市發展導致的污染問題，然而所謂中庸之道，保育雖然重要，但過分偏執任何一方，均會弄巧反拙，並不能達至可持續發展以謀求人類的真正福祉。事實上，近年政府在大肆進行城市發展及進行保育工作之餘，卻過度犧牲漁農業及部分其他行業的發展。如果長此下去，漁農朋友可能會比北極熊更早成為貧無立錐之地者。

盲目保育 養魚戶血本無歸

或者，生態如何因發展而受影響的例子會聽得較多，但大家又有否聽過漁農民慘遭政府及雀鳥影響導致雞毛鴨血的事件呢？我在此先說個養魚戶與雀鳥的故事。塘魚養殖業歷史悠久，一直以來，如何防雀保護養魚，也是養魚的必修科及日常事。米埔的養魚戶當然也經歷這個難題。基於米埔的生態價值

一再受肯定，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港英政府簽訂《拉姆薩爾公約》伊始，米埔濕地及養魚塘均劃為保護區範圍，及後特區政府肅規曹隨沿用至今。

所謂「靠水食水」，漁農朋友何嘗不明白保育的重要性呢？但為保生計，雀鳥卻不得不防。問題在於在政府的法例面前，雀鳥變得「神聖不可侵犯」。政府容許的防雀方式，給漁農造成極大不便，且人力成本極高。例如在數個平均1公頃的魚塘架設多條粗繩，養魚戶確實並無如此人力；又或者時效甚短，例如上述方法，或者是署方推介的鷹眼汽球，可能在3個月左右便會損壞或者失效；更甚者，亦有養魚戶反映，有部分激進環保人士，不斷滋擾養魚戶，甚至毀壞上述合法設施。養魚戶若不勝煩擾，放棄防雀，數十萬魚苗瞬間血本無歸，屬真人真事。

須對政策徹底反思

上述情況顯示在政府政策下，已無法平衡保

育及業界發展，導致出現「政府保育，漁農付鈔」的慘況，但難道在保育面前業界便無得留低？當然不是！

首先，既然政府作為政策推動者，在未有有效、低成本且能保護雀鳥的防雀措施，卻對業界做成致命影響，政府補償養魚戶的損失，天公地道；其次，現有保護雀鳥的方法是否最為合適呢？舉例說，日前泥頭山事件備受社會關注，有激進保育人士誤以為在旁作清塘曬地恒常工序的魚塘，也是受發展商指使抽水填塘，鬧出笑話。政府有否反思，在推行政策時，有否聽信讒言，誤推不必要及冒進的政策，為漁農界朋友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呢？

確實，保育政策做好，確能為政府施政加分，但矯枉過正，卻並非社會之福。試想像，如果保得住生物多樣性，卻喪失了「行業多樣性」，難道對社會又是一件好事？



何俊賢

叫囂煽動「港獨」者必受歷史懲罰

馮丹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就再不曾被迫割讓過一寸土地，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昂首挺胸，從此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力與日俱增，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一洗百年民族恥辱。今天，幾個嘵嘵叫的「港獨」分子，企圖在香港憑空捏造一個「香港民族」，鼓吹煽動什麼「民族自決」，有可能成功嗎？答案一早在包括700萬港人的炎黃子孫心裡。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並已經載入了《中英聯合聲明》，也載入了香港基本法。「港獨」違憲違法，鼓吹「港獨」的人及其背後勢力，居心叵測，他們以為，由於中央政府不希望香港亂，中央政府一定要保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順利實施，香港要保持繁榮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投鼠忌器」，所以一定不會對「港獨」分子大動干戈，以免碰傷香港這顆東方寶珠。「港獨」分子有恃無恐，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可是，中央一向對捍衛領土主權、國家安全的問題沒有妥協的餘地，「港獨」分子不要低估了中央的決心。

港人希望天下太平，安居樂業，絕對不認同、不支持「港獨」，這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少數「港獨」分子想把基本法23條立法永遠拖下去，一有風吹草動，就可以借題發揮，裡應外合，興風作浪。有人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平台，在經濟上「做空」中國內地、「做空」香港，讓內地大蝕一筆，讓港人財富打水漂；在政治上抹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讓中國人名譽掃地；在國際上孤立中國、制裁中國、遏制中國崛起，打亂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想把中國打回到四分五裂的年代。可是，現實根本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今天的中國已非任人魚肉的晚清政府，「港獨」搞搞見不得人的小動作，就想反中亂港，阻礙中國發展壯大，根本是癡人說夢。

「港獨」分子以為背後有外國人出錢出力撐腰，就可以得意忘形，狐假虎威，就不把中央和特區政府放在眼裡。事實上，「港獨」分子充其量不過是人家用來向中國討價還價的「棋子」，隨時會被拋棄。

有這樣一則傳言，相傳一百多年前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為侵華聯軍引路的，是近代名人龔自珍的兒子龔橙，人稱「龔半倫」。對於這個不肖子孫，朝廷代表恭親王奕訢曾質問他：「你世受國恩，為何為虎作倀？」龔橙竟大言不慚地回答：「我父親不得入翰林，朝廷於我龔氏何恩之有？」雖然這只是傳言，未見於正式的史書。但凡是中國人，對任何為一己一黨之私而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人，歷來不齒，數典忘祖的人，必定遺臭萬年。

隨着國家不斷發展，日益強大，香港肯定更加繁榮穩定，這是不可改變的趨勢。可以預見，甘心為虎作倀、引狼入室的「港獨」分子，不論現在怎麼得意囂張，未來肯定沒有好下場。

應將「香港眾志」搞手列入金融黑名單

季霆剛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浙江省政協委員

「香港眾志」鼓吹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其搞手之一黃之鋒稱，未來半年最少需要200萬元應付政黨營運及選舉開支，將以網上小額眾籌形式籌款。黃之鋒、周庭早前向匯豐銀行詭稱，開聯名戶口作「私人儲蓄用途」，但實際是想收捐款，結果被拒。他們遂叫囂，要「政治公審」銀行，結果被網民嘲笑「小朋友唔識規矩」。不過，他們的籌款「掠水大計」並未因而放棄，改以周庭的恒生銀行個人戶口去「眾籌」，目標是200萬元，以應付創黨開始半年的「巨額預算開支」。

「香港眾志」的註冊至今未獲批，即是說在香港毫無法律地位。黃之鋒、周庭利用「香港眾志」的招牌，呼籲各界向其個人戶口捐款，形同詐騙。請問，一旦捐款人士以現金捐款，但「香港眾志」不獲註冊，該如何退款？外人捐款是因為「香港眾志」這個招牌，「香港眾志」不獲註冊，那是否所有捐款會自動轉賬到周庭的個人戶口？

黃之鋒、周庭根據什麼法理，將未經註冊的公司或社團與個人劃成等號。香港公司法對公司、社團的資金運作有明確規定，將未經註冊或不獲註冊的公司當成個人實在是聳人聽聞、渾水摸魚，法理上更是與欺詐無異。有人利用捐款推動違憲違法的「港獨」、「公投」更法理不容。法律界人士指出，「港獨」言行已觸犯刑事條例，以收集捐款推動犯罪行為具有犯罪意圖，同屬犯罪行為。

縱觀「香港眾志」籌款的情況，根本是欺詐行為，而且情節嚴重，具意圖和行為於一身，執法部門不能視若無睹、置之不理。

自恐怖主義威脅全球後，各國對資金流向加緊監控，國際社會在此事上早有共識。以未經註冊或不可能註冊的公司四出招搖撞騙，同樣是跨境罪行。金融機關應盡快將有關人士列入金融黑名單，並且向國際社會通報有關人士名單，密切監察其資金流向，及時地防止犯罪行為發生。

雪中送炭為基層多走一步

黃頌 新家園協會總幹事

雖然香港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際都市，但不少市民仍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根據特區政府於去年底公佈的貧窮人口數字，全港貧窮人口為132萬，貧窮率高達19.6%；即便在各社福或扶貧的現金政策介入下，全港仍然有高達96萬的貧窮人士，貧窮率亦達14.3%，即約每7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是生活於貧窮線或以下的人士。筆者認為，生活於富裕社會、經濟條件較穩定的其他人士或機構，理應本着「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善心，幫助社會的弱勢社群。

以筆者所屬的社福機構新家園協會為例，早在協會成立之初，我們就致力服務內地新來港定居以及少數族裔人士，他們當中不少也是家庭收入在貧窮線或以下的基層人士，除了應付日常開支有困難，遇上突發事件時更往住會缺乏金錢應急，讓他們極度無助。有見及此，為

對會員提供全面保障，協會自2014年起為會員提供全新福利計劃，為合資格會員（如內地新來港、少數族裔人士）購買團體人身意外保險，即「家園保險」，在他們遇上突發事故或意外受傷等情況下，也能提供一點金錢上的援助。

千萬不要看輕那一點點的支援，筆者記得有一位年幼的會員在打籃球時受傷，其母親在照顧她時也不幸受傷，除了需要西醫的治療，也需要看中醫並敷藥治療。在家庭收入有限以及醫療支出較大的情況下，恰恰就是那一點金錢上的援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筆者一直堅守「莫因善小而為」的信念，當初與保險公司合作推出保障會員的福利計劃，就是想到萬一有合資格會員或其家人遇上意外，協會也可以伸出援手，以解其燃眉之急。

筆者在此說那麼多關於「家園保險」的內

容，並非為了推銷協會的計劃或借此招募更多人士加入協會的大家庭，之所以花那麼多篇幅介紹協會的福利計劃，旨在提出社會近年積極提倡的概念——企業社會責任。筆者明白，置身於高度商業化、高度競爭的香港，企業追求盈利，甚至追求盈利最大化無可厚非，但本着「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助人自助精神，企業若能幫助社會的弱勢社群，他日受助人士脫離困境，也能為社會作出貢獻，形成良性循環。

更重要的是，商譽對任何企業尤其是欲建立正面形象的企業而言非常重要，要建立商譽，除了行之正道追求盈利，投入慈善工作、幫助弱勢社群，就是最佳的方法。



黃頌

難民安置成為歐盟首要難題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4月12日，歐盟委員會發佈的報告稱，歐盟成員國未能完成上月中旬設定的難民轉移安置人數，計劃實施進度嚴重滯後。從希臘和意大利的移民滯留情況看，歐盟的難民安置計劃已經破產。這已成為歐盟面臨的現實難題。

難民危機幾乎和敘利亞危機同步。歐盟的反應有些滯後且內部嚴重分裂。然而去年9月初，敘利亞3歲男孩艾蘭的浮屍海灘，卻激發起歐盟委員會和英法德奧等老歐洲國家激昂的道德情感。之後，以德國總理默克爾為首的老歐洲國家領導



在希臘萊斯沃斯島，難民參加抗議歐盟遣返的活動。

新華社

人，紛紛表示接受更多的難民。歐盟委員會更通過了強制性的難民分配計劃。此舉被輿論場視為艾蘭之死敲開了歐洲冰冷的大門。

道德溫情是感人的，但現實是殘酷的。強制性的難民分配計劃，雖然按照國力、人口等進行分配，但是對於東南歐等歐洲海陸口岸國家而言，安置難民的成本依然難以承受。

更諷刺的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難民問題上佔據了道德高地，強調接納難民數量「沒有法律上的限制」，但歐盟口岸國遭受了來自世界輿論的批評。因而，「名利雙失」的歐盟口岸國和德國等老歐洲國家，因為難民問題而產生了嚴重分歧。

更糟糕的還在後面，法國巴黎街頭發生了連環恐襲，德國科隆又發生了新年夜性侵暴亂，歐盟「首都」布魯塞爾又發生了連環爆炸案。這一系列街頭暴恐因素，或多或少都和難民能夠扯上關係。對此，歐盟民眾反應更為直接，他們通過街頭運動要求歐盟和本國政府收緊接受難民政策。他們認為，如果難民中潛伏着極端分子，將會在整個歐洲大陸點燃起恐怖主義的星星之火。這是歐洲人所不能承受的。巴黎連環恐襲，使極右翼的瑪麗·勒龐聲勢大振；科隆新年夜騷亂，也使支持移民政策的默克爾面臨困境；荷蘭、奧地利等國也面臨着同樣的壓力。

如果說小艾蘭之死激發了歐盟接受難民的道德情感和開放性政策，那麼接連發生在歐盟的恐怖襲擊則使歐洲集體向右轉，德、法等積極接受難民的國家也不得不改變本國的移民政策。

相比之下，拒絕難民進入歐盟的東南歐口岸國家，反而更像是歐盟的「衛士」。歐盟和老歐洲國家道德主義的移民立場和政策錯了嗎？的確值得反思。

須知，歐洲和中東、北非伊斯蘭國家地緣交接，歐洲是伊斯蘭難民的首選之地。但是，歐洲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衝突，從古至今從未停歇過。就現實而言，歐洲是「茉莉花革命」的支持者，也是顛覆卡扎菲政權的「領銜主演」，更在敘利亞亂局中和美國與遜尼派海灣國家屬於同一陣營。可以說，敘利亞難民湧向歐洲，歐洲也要承擔相當的責任。伊拉克和敘利亞亂局又滋生了比基地組織更恐怖的IS（伊斯蘭國），歐洲又是參與打擊IS的主要力量。IS的死忠追隨者潛伏於難民中到歐洲實施恐怖襲擊，也是可想而知的。

歐洲的難題是，已經接收並安置的難民，也不安全；沒有安置的難民，更可能成為棘手的麻煩。由於德國等難民接收政策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滯留在口岸國的難民安置很難解決。對於口岸國而言，這可是更危險的定時炸彈。